

词赋之属下编二

I 212.1

3021

太康颂 (挚虞)

【小传】

挚虞(?—311)，西晋长安人，字仲洽。晋武帝泰始中举贤良，太常卿。后遇洛阳荒乱，饿死。撰《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三十卷，及《三辅决录注》等。均佚，明人辑有《挚太常集》。《晋书》有传。

【序】

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的年号。公元280年，东吴灭亡，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汉以后又一个大一统局面形成，晋武帝司马炎成为这一统一大业的创建者。这篇颂辞即旨在颂扬晋武帝。对西晋的建立和晋武帝的武功作了热情赞颂，满篇溢美之辞。

【辞】

於休上古，人之资始。四隩咸路，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畿服外叛，侯卫内圯。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虎争，分裂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奋武辽遂，罪人斯获。抚定朝鲜，奄征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

戎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命南有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愧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至数实，干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

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騊駼，风于

华阳。弓矢橐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馀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雍。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作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

【译文】

上古原始，生民产生。四方边远都得安居，万国诸邦俱为一统。汉朝后来懦弱不强，死丧祸乱法纪无存。黠辅、地方叛乱于外，侯王宫卫倾毁于内。上天由此降下灾难，一时只有穷困凶险。各地豪强像龙虎一样争战不休，瓜分裂取旧有国家。刘备在四川僭称帝号，公孙度在辽东叛逆。孙权借机而起，割据了三江广大地盘。智慧明察的皇帝，君临天下威严显赫。于是宣扬皇朝威风，实现了上天的意志。奋扬武功于辽遂，罪孽之人得以虏获。安抚平定了朝鲜，迅速征讨了韩貊。礼法之制应期而立，又席卷了梁益诸地。首恶降服纳命，九夷也辗转翻译前来修好。邛冉和哀牢也臣服了，那是最辉煌的业绩。

我皇登位之初，两国已然平定。诸事无不周到，以图化育百姓。吴国负隅顽抗，终被放逐南海。声威教化未到，皇帝恩泽不及。皇上震动神威，赫赫之势如雷。渡过江沔之水，荆舒得以肃清。伟大圣明帝王，德如天日光辉。取用正道化育，采纳奇变取势。振扬武功六旬，车马兵卒不疲。饮至礼数举行，招贤旗帜高举。洋洋四海之内，从礼和睦安乐。端庄盛美宫殿，高歌咏赞辉煌。

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帝王所经略，北地西陲，都承受政教沐浴光明。骏马强壮而雄健，追风于华山之阳，弓箭藏于箭袋，干戈也都收起。光彩夺目的南方金铜，高大威风的船舶，雄丽之宝剑列满朝廷，制造大舟以作桥梁。圣明时代伟大创造，实实可以取代天工。天地和顺不违人愿，黎民百姓仁义和善。一年三季农活协顺，以此为基人民有为，这个业绩已很远大，就要彰明不朽事迹。东岳泰山高耸矗立，希望皇帝前去封禅。多么伟大的帝王啊，为何不去登封呢？

尚书令箴 （李虞）

【题解】

尚书令，晋时为尚书省长官，综理全国政务，参议大政，权如宰相。这篇箴言规戒尚书令身在枢机，关系国家命运，不可渎职。其中尤其强调了慎言的重要。文辞简炼精悍，表现了箴的特点。

【原文】

明明先王，开国承家，作制垂宪。仰观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替。昔舜纳大麓，七政以齐，内成外平，而风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刚靡柔，补我袞阙，阐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虽圣虽明，必资良材。毋曰我智，官不任能，发言如丝，其出成纶。千里之应，枢机在身，三季道缺，天纲纵替。既无老成，改旧法制，法制不循，不长厥裔。尚臣司台，敢告侍卫。

【译文】

智慧明察的先代君王，建立邦国承继家业，创立制度传下纲纪。仰观日月星辰，俯令文武百官，用事不能超越本分。过去尧使舜任守山林吏，各项庶务井井有条，内心诚实，外表平静，在雷雨大风中也不迷失。仲山甫辅佐周王朝，不欺软怕硬，补察君王过失，光大君王谋略。君王谋略增多了，四海之内都得安宁。即使是圣德和贤明的君主，也要使用优良人才辅佐。不要说自己足够聪明，不任用有才能的人为佐官，你发出言语细微如丝，其结果却可以左右君王。千里外能得到响应之人，枢机就在自己身上。三代末世大道缺失，天纪天运就变化替代。既然没有年高有德之人，就要改守旧的法制。不遵循旧有的法则，就不能使后人按规范成长。尚书令啊，可要告知您的侍卫。

山海经图赞 (郭璞)

【作者小传】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先后入于殷祐、王导、王敦幕下，为参军。晋元帝时做过著作佐郎和尚书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王敦所杀，晋帝追赠弘农太守。

郭璞是两晋间有名的学问家和文学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历算。”主要著作有《尔雅注》、《方言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楚辞注》等，都为士林所重。其文学作品，以《游仙诗》最为著名，成为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之作。

【题解】

本文是郭璞对《山海经》的插图所作的注释文字，内中多有议论褒贬，故以“赞”名篇。

《山海经》，是一部以记载山川、道里、物产为主的地理书籍，对古代部族、风俗、祭祀、巫医等也多有涉及，而且保存了很多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怪异见闻，所以又可当史料和文学作品阅读。《山海经》成书年代和作者皆不详，一般认为大约出于战国时期，经后人增删校改。

本文除了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山海经》插图的理解外，更主要的是能让我们看到作者赋予自然事物的人文色彩，从而领略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点。本文虽为韵文，但文字浅近、清新、质朴、简约。

【原文】

桂生南裔，拔翠岑岭；广莫熙葩，凌霜津颖；气王百药，森然云

挺。(桂)

爰有奇树，产自招摇；厥华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潜有灵标。(迷谷)

鹭星横天，鲸鱼死浪；鵙鸣于邑，贤士见放；厥理至微，言之无况。(鵙鸟)

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其谁游之，龙驾云裳。(太华山)

鸾翔女床，凤出丹穴；拊翼相和，以应圣哲；击石靡咏，韶音其绝。(鸾鸟)

钟山之宝，爰有玉华；光彩流映，气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闲邪。(瑾瑜玉)

榘惟灵树，爰生若木；重根增驾，流光旁烛；食之灵化，荣名仙录。(榘木)

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嵒然中峙，号曰天柱。(昆仑丘)

肩吾得一，以处昆仑；开明是对，司帝之门；吐纳灵气，熊熊魂魄。(神陆吾)

安得沙棠，制为龙舟；泛彼沧海，眇然遐游；聊以逍遥，任波去留。(沙棠)

天帝之女，蓬发虎颜；穆王执贄，赋诗交欢；韵外之事，难以具言。(西王母)

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彩，贾以小大；简则易资，犯而不过。(文贝)

质则混沌，神则旁通；自然灵照，听不以聪；强为之名，曰惟帝江。(帝江)

鸟飞以翼，当扈则须；废多任少，沛然有馀；轮运于毂，至用在无。(当扈)

骏惟马类，实畜之英；腾鬣骧首，嘘天雷鸣；气无不凌，吞虎辟兵。(骏)

物以感应，亦不数动；壮士挺剑，气激白虹；鯨鱼潜渊，出则民

悚。(鲮鱼)

涸和损平，莫惨于忧；诗咏萱草，带山则脩；壑焉遗岱，聊以盘游。(脩鱼)

蹠实以足，排虚以羽；翹尾翻飞，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御。(耳鼠)

幽頰似猴，俾愚作智；触物则笑，见人佯睡；好用小慧，终是婴系。(幽頰)

磁石吸铁，璫珣取芥；气有潜感，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磁石)

狗鸛贪婪，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还自齧割；图形妙鼎，是谓不若。(狗鸛)

龙冯云游，腾蛇假雾；未若天马，自然凌翥；有理悬运，天机潜御。(天马)

蚌则含珠，兽胡不可；猗猗如豚，被褐怀祸；患难无由，招之自我。(猗猗)

玃徐之兽，见人佯眠；与灾协气，出则无年；此岂能为，归之于天。(玃徐)

洽在得贤，亡由失人；寢寢之来，乃至狡宾；归之冥应，谁见其津？。(寢寢)

水圆四十，潜源溢沸；灵龟爰处，掉尾养气；庄生是感，挥竿傲贵。(蟠龟)

茫茫帝台，维灵之贵；爰有石棋，五彩焕蔚；觴祷百神，以和天气。(帝台棋)

山膏如豚，厥性好骂；黄棘是食，匪子匪化；虽无贞操，理同不嫁。(山膏兽、黄棘)

爰有嘉树，厥名曰栟；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维欢，家无反目。(栟木)

荀草赤实，厥伏如菅；妇人服之，练色易颜；夏姬是艳，厥媚三迁。(荀草)

厥苞橘柚，奇者维甘；朱实金鲜，叶茜翠蓝；灵均是咏，以为美

谈。(橘柚)

大隳之山，爰有苹草；青华白实，食之无夭；虽不增龄，可以穷老。(菰)

螭维毒魁，鸩鸟是噉；拂翼鸣林，草瘁木惨；羽行隐戮，厥罚难犯。(鸩鸟)

岷山之精，上络东井；始出一勺，终致森冥；作纪南夏，天清地静。(岷山)

青耕御疫，跂踵降灾；物之相反，各以气来；见则民咨，实为病媒。(跂踵)

清冷之水，在乎山顶；耕父是游，流光洒景；黔首祀崇，以弥灾眚。(神耕父)

帝台之水，饮竭心病；灵府是涤，和神养性；食可逍遥，濯发浴泳。(帝台浆)

贱无定贡，贵无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万事皆然，岂伊蛇鳞。(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

三珠所生，赤水之际；翹叶柏竦，美壮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三珠树)

有人爰处，闾丘之上；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不死国)

虽云一气，呼吸异道；观则俱见，食则皆饱；物形自周，造化非巧。(三首国)

群籛舛吹，气有万殊；大人三丈，焦侥尺馀；混之一归，此亦侨如。(焦侥国)

圣德广被，物无不怀；爰乃殂落，封墓表哀；异类犹然，矧乃华黎。(狄山，帝尧葬于阳，帝舜葬于阴)

聚肉有眼，而无肠胃；与彼马勃，颇相仿佛；奇在无尽，食之薄味。(视肉)

箴御飞龙，果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海。(夏后启)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为多，减不为损；厥变难原，请寻其

本。(三身国、一臂国)

彼姝者子，谁氏二女？曷为水间，操鱼持俎？厥偏安在，离群逸处？。(女祭、女戚)

十日并熯，女丑以毙；暴于山阿，挥袖自翳；彼美谁子，逢天之厉。(女丑尸)

轩辕之人，承天之佑；冬不裘衣，夏不扇暑；犹气之和，家为彭祖。(轩辕国)

飞黄奇骏，乘之难老；揣角轻腾，忽若龙矫；实鉴有德，乃集厥皂。(乘黄)

万物相传，非子则根；无笮因心，构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无笮国)

苍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誓，洞见无丧；形游逆旅，所贵维眇。(一目国)

神哉夸父，难以理寻；倾沙逐日，遁形邓林；触类而化，应无常心。(夸父)

女子蛟人，体近蚕蚌；出珠匪甲，吐丝匪蛹；化出无方，物岂有种。(欧丝野)

牢悲海鸟，西子骇麋；或贵穴保，或尊裳衣；物我相倾，孰了是非？。(毛民国)

狴狴之状，形乍如犬；厥性识往，为物警辨；以酒招灾，自贻纆胃。(狴狴)

昆仑之阳，鸿鹭之阿；爰有嘉谷，号曰木禾；匪植匪艺，自然灵播。(木禾)

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蔽天地；请药西姥，乌得如羿。(不死树)

醴泉膏木，养龄尽性；增气之和，祛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后为圣。(甘水、圣木)

金精朱鬣，龙行骏跼；拾节鸿鹭，尘不及起；是谓吉黄，释圣牖里。(吉良)

怪兽五彩，尾参于身；矫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谓驺虞，诗叹其仁。(驺虞)

子夜之尸，体分成七；离不为疏，合不为密；苟以神御，形归于

一。(王子夜尸)

都广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谷，鸾歌凤舞；后稷托终，乐哉斯土。(都广之野)

吹万不同，阳照阴蒸；款冬之生，擢颖坚冰；物休所安，焉知涣凝。(款冬)

车前之草，别名芣苢；王会之云，其实如李；名之相乱，在乎疑似。(芣苢)

草皮之良，莫贵于麻；用无不给，服无不加；至物在迹，求之好遐。(麻)

萍之在水，犹卉植地；靡见其布，漠尔鳞被；物无常托，孰知所寄。(萍)

【译文】

桂树生南国，苍翠映岑岭，北风催花开，凌霜生津颖，气灵冠百药，森然而云挺。(桂)

传说一奇树，生在招摇山，花发放光彩，与天相辉映，佩之不迷路，暗中藏神灵。(迷谷)

彗星横天过，鲸鱼葬巨浪，鸛鸟鸣于城，贤士被流放，此理甚微妙，言语难比况。(鸛鸟)

华岳灵又峻，天削成四方，山中有神女，服食是玉浆，龙驾云裳衣，谁与其共游？(太华山)

鸾翔女床岭，凤出丹穴山，拍翼相和鸣，祥瑞应圣哲，美鸣和击磬，妙音赛韶乐。(鸾鸟)

钟山有宝物，原是玉种生，光彩相辉映，灵气似虹霞，君子佩带之，示德避凶邪。(瑾瑜玉)

摇木是灵树，其上生若木，根从枝蔓发，光华照他树，食之可灵化，荣登仙人录。(摇木)

昆仑有月精，可谓水灵府，天帝作下都，地处西羌境，独然又屹立，号称曰天柱。(昆仑丘)

庸吾此一山，实乃昆仑丘，开明兽对应，来将天门守，吐纳惟灵气，光明又茂盛。(神陆吾)

怎得沙棠木，削制成龙舟，泛舟沧海中，尽远去遨游，逍遥且自得，任波去与留。(沙棠)

天帝之女儿，发乱老虎貌，穆王好神仙，赋诗与交欢，诗韵之外事，难以言语传。(西王母)

先民作交易，龟贝为货币，文彩定贵贱，大小定商用，简明交换快，用了还可再。(文贝)

质地似混沌，其实有神通，自然灵气在，听事不用耳，勉强定名称，只能叫帝江。(帝江)

凡鸟以翼飞，当鹿却用须，废多反用少，还是绰有余，犹如轮之穀，到用时似无。(当鹿)

駉虽属马类，然畜之精英，腾髦昂首嘶，如雷响云霄，气势凌万物，吞虎挡刀兵。(駉)

万物之感应，并非随便动，壮士挺剑出，豪气贯白虹，鳙鱼潜深渊，一出百姓恐。(鳙鱼)

损伤平和气，莫过于郁忧，诗咏无忧草，带山则是脩，泰山深壑中，聊以游逍遥。(脩)

地上用脚走，空中用羽飞，尾巴当翅使，耳鼠真稀奇，其皮真是好，百毒能防御。(耳鼠)

幽頔形似猴，愚蠢装智慧，碰到物便笑，见了人假睡，好用小聪明，终究被绳系。(幽頔)

磁石能吸铁，玳瑁可取芥，物气有灵感，天份是暗合，异物之相投，出乎人意外。(磁石)

狍鸪特贪婪，眼睛在腋下，吃人如不尽，还要全咬啐，夏鼎刻其形，被称做怪物。(狍鸪)

龙凭借云游，腾蛇假以雾，都不如天马，自己凌空飞，有路悬空走，暗含造化功。(天马)

蚌里常含珠，野兽怎不行？猗猗像小猪，褐色身怀珠，要问患难因，招祸是自己。(猗猗)

狢猢这野兽，见人便装死，与灾同一气，出现便歛收，难道它能做，实际是天意。(狢猢)

治世在得贤，衰亡因失人，孜孜善出现，狡猾之人到，只能归于天，谁见其踪迹。（孜孜）

方圆四十里，水域渺且深，灵龟在其中，摆尾养其气，庄子有感悟，泛舟傲贵人。（蝼龟）

茫茫休与山，灵贵帝台在，上有如棋石，五彩相辉映，举杯祈百神，风调又雨顺。（帝台棋）

山青兽似猪，性情最好骂。黄棘树之果，吃了不生育，虽然非贞操，道理同不嫁。（山青兽、黄棘）

有一种美树，名字叫栳木，采摘来之后，让美女服用，君子再放荡，家庭不反目。（栳木）

荀草有红果，伏倒状如管，妇女服食它，美颜常驻脸，如同夏姬艳，妩媚流波转。（荀草）

橘柚芭形圆，奇的是都甜，红肉金黄皮，翠叶很茂盛，屈原歌咏之，历来为美谈。（橘柚）

大骊山上面，有种草叫葦，青花白色果，吃了不夭折，虽然不增寿，但也可穷老。（葦）

虺蛇最为毒，却被鸩鸟吃，拍翅鸣山林，草死树木惨，飞行含杀机，惩罚难冒犯。（鸩鸟）

岷山之神灵，上连东井屋，开始一勺水，最终成长河，奔流到南方，天清地又静。（岷山）

青耕避瘟疫，跂踵降祸灾，物与物相反，各自灵应在，见了忙打问，原来是病媒。（跂踵）

清冷一池水，出现在山顶，耕父神游此，光芒放异彩，百姓忙祭祀，以把祸来避。（神耕父）

高前帝台水，喝了去心病，心胸被涤荡，和神又养性，饮用可逍遥，洗发沐浴身。（帝台浆）

低贱无定贡，高贵没常珍，物名不由物，只能随人定，万事皆如此，岂只蛇和鱼。（从这座山〈指南山〉来的人，把虫叫做蛇，把蛇又称为鱼。）

三珠这种树，生在赤水边，叶翘身如柏，美壮似彗星，光彩映红

波，霞光满江崖。(三珠树)

有一国之人，生活在圜丘，赤泉让人寿，神木养天命，赖此而高龄，悠悠无止境。(不死国)

虽说共一气，呼吸却殊途，看就都看见，吃饭全都饱，物形自周到，而非造化巧。(三首国)

万籁吹不同，物气有万殊，大人国三丈，焦侥国尺余，虽然都是人，高矮却不同。(焦侥国)

圣德广流播，万物无不怀，尧舜去世后，下葬于此山，异类尚如此，何况华夏民。(狄山，尧葬在山南，舜葬在山北。)

聚肉有眼睛，但却无肠胃，与那马勃菌，颇有相似处，奇在吃不尽，只是味道淡。(视肉)

占卜御飞龙，吃饱舞《九代》，云动是挥鞭，璧玉身上佩，来把帝德扬，禀承天之诰。(夏后启)

分类且溯源，以使混沌开，增加不为多，减去不为少，变化难探源，请君来寻根。(三身国、一臂国)

美丽的人儿，谁家俩女儿？何处两水间，执杯拿肉砧。你们今安在，怎离群逸处？(女祭、女戚)

十个太阳晒，女丑于是亡，暴露在山梁，将袖自遮盖。那人谁所生，为何遭天罚？(女丑尸)

轩辕国之人，承应天保佑，冬季不穿衣，夏季不扇扇，犹若气自和，家源是彭祖。(轩辕国)

飞黄实神马，人骑可不老，长角疾奔腾，有如龙矫健，实是鉴德应，集于食槽旁。(乘黄)

万物相传接，非子就是根，无后心复活，肉身又生魂，因此能这样，人形恒常存。(无臂国)

苍颉四只眼，也不算为多，这里有一国，人都一只眼，亦不算为少，野外茫茫然，洞察无细形，游历在客舍，所贵即眼少。(一目国)

夸父真神奇，难以用理讲，拼命追太阳，身亡隐邓林，拐杖变树林，应了无常心。(夸父)

有女子鲛人，形体近蚕蚌，吐珠没甲壳，抽丝非蚕蛹，化出无方

术，岂为物有种。(欧丝野)

食器悲海鸟，西施惊麋鹿，或因穴裸贵，或为裳衣尊，人与物相克，谁知其是非？(毛民国)

鼯鼠之形状，乍看像狗犬，其性知往事，为物极警辨，因酒招灾祸，自投绳与网。(狺狺)

昆仑山之阳，古黑水之旁，生长着好谷，名字叫木禾，非人工栽植，是自然生长。(木禾)

万物一瞬间，人生如寄存，不死之树木，寿命同天地，清药西王母，怎得像后羿？(不死树)

甘水和圣木，养年又尽性，增加气之和，除去神之暗，何必生来知，然后再为圣。(甘水、圣木)

红鬃金光眼，龙行如骏立，漫步忽奔驰，尘土不及起，此马叫吉黄，载圣离臆里。(吉良)

怪兽五彩纹，尾巴长于身，矫健跑千里，迅疾犹如神，此兽叫驺虞，诗人颂其仁。(驺虞)

王子夜之尸，体分成七段，离散不为疏，结合不算密，如若以神御，形体归为一。(王子夜尸)

都广的野外，珍怪常聚集，因有菜和谷，鸾凤歌又舞，后稷葬于此，可谓其乐土。(都广之野)

万籁吹不同，阳光往下照，阴气向上升，款冬草生长，破冰冒出尖，物美其所处，怎知热和冻。(款冬)

车前这种草，又被叫茱萸，《王会》里所说，其果实像李，名称相混乱，疑惑出相似。(茱萸)

草木之皮好，莫有过于麻，要用无不可，服装无不加，至美之物近，人求常好远。(麻)

浮萍漂在水，若花种于地，不见它播种，漠漠如鳞拔，物本无常托，谁知其所寄。(萍)

东方朔画赞 (夏侯湛)

【作者小传】

夏侯湛(243—291)，魏晋时散文家，字孝若，谯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又美容貌，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璧”。初为太尉掾，晋泰始中，举贤良，拜郎中，后除中书侍郎，出补南阳相，惠帝元康元年，为散骑常侍，寻卒。夏侯湛著文三十余篇，别为一家之言，无当时绮丽沉滞之风。多佚。后人辑有《夏常侍集》。

【题解】

夏侯湛的父亲夏侯庄曾任西汉东方朔家乡的郡守，夏侯湛去探望父母时，参观了供奉东方朔的祠堂，观赏东方朔的画像，无限感慨，遂作赋抒发情怀，颂扬东方朔的多才多艺、处世练达、足智多谋与潇洒诙谐。文中对东方朔备加推崇，视其为出类拔萃的奇才。

【原文】

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

先生瓌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颀颀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瞻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合变以明算，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暗于心。夫其明济开豁，

包含弘大，凌轹卿相。嘲哂豪桀，笼罩靡前，踰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相，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

大人来守此国，仆自京都言归定省，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逍遥城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辞曰：

矫矫先生，肥遁居贞，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视污若浮。乐在必行，处沦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

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我来自东，言适兹邑，敬问墟坟，企伫原隰。墟墓徒存，精灵永戢，民思其轨，祠宇斯立。

徘徊寺寝，遗像在图，周旋祠宇，庭序荒芜。榱桷倾落，草莱弗除，肃肃先生，岂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遗灵。天秩有礼，神监孔明，仿佛风尘，用垂颂声。

【译文】

东方朔复姓东方，名朔，字曼倩，籍贯平原郡厌次县。魏建安年间，厌次划归乐陵郡，所以又可以说他是该郡人士。东方朔侍奉过汉武帝，《汉书》中记载着他的事迹。

先生长相奇伟，阅历丰富，不拘小节。他认为乱世不可以富贵，所以才稍加周旋求得官位。既是苟且为官，就不可以太耿直，他以倔强傲视当世。而这样傲视当世不可能作为典范流传，于是东方朔又用正直的谏言证明其气节。而证明了气节又使他不能安生，所以他又用诙谐取悦皇帝。他就是这样，既行为不检点而道德又纯净高尚，其人品既清正而文章中又写有不三不四的内容，他这种进退游刃有余的举止既不邪恶，也不离群。还有，他心胸宽广、足智多谋，潇洒博学、触类旁通，既能通晓当代事理，又能预测未来。从《三坟》、《五典》、

《八索》、《九丘》等典籍，阴阳五行及图谶和纬书之学说，各种流派的理论观点，诡辩之术，兵家阵法，医药之学到骑马射箭、书法算术，无不精心研究，努力探讨，过目就能背诵，听过后就能记忆于心。东方朔开朗豁达，包含弘大，不畏权势，逍遥自在，盖世无双，出名时不炫耀，落魄时也不悲伤。戏弄皇帝如同戏弄同事朋友，藐视同朝列官如同草芥一般。他的高风亮节气壮山河，可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云游四方之外的人。说到先生的嘘吸冲相、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等道家修炼，实在是神乎其神，令人称奇，不可能详细论说。

父亲到这里做郡守，我从京都回来探望父母，目睹东方先生生活过的小城，回想先生的高风亮节，徘徊在先生的官邸之中，看着先生遗像。在这个静谧的小城里，参观供奉先生的祠堂，感慨万千，于是作颂辞一篇。颂辞这样写道：

先生出众，为官守正，不为退职所困，不引做官为荣，处世有主见，敬慕古时人，出污泥而不染，似荷纯清。如何处世？不卑不亢；如何清正？不着污浊。知足常乐，避世独游。

回首往事，先生身影犹现，行迹犹如神龙。出仕为官，隐迹朝廷，与人和气，但不苟同。官位不高，却也从容。我来这里，拜谒先生，站在坟前。逝者安息，百姓思念，于是建祠。

徘徊祠前，遗像仍在，往来走动，祠院荒芜，屋顶塌落，杂草不除，尊敬先生，如何居住？祠堂损坏，如此这般，悠悠我情，往昔名人，死后有灵。苍天在上，神明作证，恰似风尘，留传颂声。

三国名臣序赞 （袁宏）

【作者小传】

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孤贫，有逸才。曾为镇西将军谢尚的参军，后又为桓温记室，